

[明]施耐庵 著

书香门第  
家庭书架  
藏书系列

# 水滸傳

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



专家注音解词释疑珍藏版  
教学大纲语文必读名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[明]施耐庵 著

书香门第  
家庭书架  
藏书系列

# 水 滸 傳

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



专家注音解词释疑珍藏版  
教学大纲语文必读名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  
2007.6

(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)

ISBN 978-7-81075-893-2

I. 水… II. 施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  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 第 091931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

水  
滸  
傳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江西高校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|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330046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(0791)8529392,8504319  |
| 网 址  | www.juacp.com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江西梦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|
| 照 排  | 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照排部       |
| 经 销  | 各地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87mm × 1092mm 1/16    |
| 印 张  | 128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482 千字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 | 1 ~ 30000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81075-893-2 |
| 定 价  | 268.00 元(全套共 4 册)      |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 |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    | 1   |
| 第二回   |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  | 5   |
| 第三回   | 史太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  | 13  |
| 第四回   | 赵员外重建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  | 18  |
| 第五回   |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  | 25  |
| 第六回   |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  | 31  |
| 第七回   |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  | 35  |
| 第八回   |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  | 40  |
| 第九回   |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    | 44  |
| 第十回   |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  | 49  |
| 第十一回  |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    | 53  |
| 第十二回  |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    | 57  |
| 第十三回  |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    | 61  |
| 第十四回  |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  | 64  |
| 第十五回  |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  | 68  |
| 第十六回  |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    | 73  |
| 第十七回  |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  | 78  |
| 第十八回  |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 | 83  |
| 第十九回  |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    | 88  |
| 第二十回  |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  | 94  |
| 第二十一回 |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    | 100 |
| 第二十二回 |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    | 105 |
| 第二十三回 |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    | 110 |
| 第二十四回 |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    | 115 |
| 第二十五回 |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    | 127 |
| 第二十六回 |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    | 131 |
| 第二十七回 |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| 137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.....   | 141 |
| 第二十九回 |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.....   | 145 |
| 第三十回  |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.....   | 149 |
| 第三十一回 |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..... | 154 |
| 第三十二回 |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.....   | 159 |
| 第三十三回 |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.....   | 166 |
| 第三十四回 |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..... | 171 |
| 第三十五回 |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.....   | 176 |
| 第三十六回 |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..... | 182 |
| 第三十七回 |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..... | 187 |
| 第三十八回 |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..... | 192 |
| 第三十九回 |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..... | 198 |
| 第四十回  |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..... | 206 |
| 第四十一回 |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.....   | 210 |
| 第四十二回 |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..... | 216 |
| 第四十三回 |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..... | 221 |
| 第四十四回 |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..... | 228 |
| 第四十五回 |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.....   | 234 |
| 第四十六回 |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..... | 240 |
| 第四十七回 |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..... | 245 |
| 第四十八回 |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..... | 251 |
| 第四十九回 |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.....   | 254 |
| 第五十回  |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..... | 260 |
| 第五十一回 |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..... | 264 |
| 第五十二回 |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.....   | 270 |
| 第五十三回 |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.....   | 274 |
| 第五十四回 |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..... | 280 |
| 第五十五回 |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..... | 285 |
| 第五十六回 |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.....   | 289 |
| 第五十七回 |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.....   | 294 |
| 第五十八回 |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.....   | 300 |
| 第五十九回 |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.....   | 304 |
| 第六十回  |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..... | 30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十一回 |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  | 314 |
| 第六十二回 |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  | 319 |
| 第六十三回 |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  | 326 |
| 第六十四回 |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| 330 |
| 第六十五回 |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| 334 |
| 第六十六回 |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  | 339 |
| 第六十七回 |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  | 343 |
| 第六十八回 |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| 348 |
| 第六十九回 |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| 353 |
| 第七十回  |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| 356 |
| 第七十一回 |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| 360 |
| 第七十二回 |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  | 367 |
| 第七十三回 | 四柳村除奸斩淫妇 三对证表义见英雄 | 370 |
| 第七十四回 |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  | 373 |
| 第七十五回 | 小七倒船偷御酒 李逵扯诏谤朝廷   | 375 |
| 第七十六回 | 吴加亮布五方旗 宋公明排八卦阵   | 377 |
| 第七十七回 |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  | 378 |
| 第七十八回 | 十节度议收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| 380 |
| 第七十九回 | 秦明双夺韩存保 宋江两败高太尉   | 382 |
| 第八十回  |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  | 384 |
| 第八十一回 |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  | 387 |
| 第八十二回 |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| 391 |
| 第八十三回 |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挥泪斩小卒 | 395 |
| 第八十四回 | 宋江兵打蓟州城 俊义大战玉田县   | 398 |
| 第八十五回 |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| 404 |
| 第八十六回 | 兀颜光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| 409 |
| 第八十七回 |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  | 412 |
| 第八十八回 | 五台山宋江参禅 秋林渡燕青射雁   | 415 |
| 第八十九回 | 宿太尉保举宋江 卢俊义分兵征讨   | 417 |
| 第九十回  | 盛提辖举义投降 元仲良愤激出家   | 420 |
| 第九十一回 | 众英雄大会唐斌 琼郡主配合张清   | 423 |
| 第九十二回 | 公孙胜再访罗真人 没羽箭智伏乔道清 | 426 |
| 第九十三回 | 宋江兵会苏林岭 孙安大战白虎关   | 429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四回  | 魏州城宋江祭诸将 石羊关孙安擒勇士 | 431 |
| 第九十五回  | 卢俊义计攻狮子关 段景住暗认玉栏楼 | 433 |
| 第九十六回  | 宋江梦中朝大圣 李逵异境遇仙翁   | 435 |
| 第九十七回  | 乔道清法迷五千兵 宋公明义释十八将 | 438 |
| 第九十八回  | 卞祥卖阵平河北 宋江得胜转东京   | 440 |
| 第九十九回  |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讨淮西   | 442 |
| 第一百回   | 高俅恩报柳世雄 王庆被陷配淮西   | 443 |
| 第一百一回  | 王庆遇龚十五郎 满村嫌黄达闹场   | 446 |
| 第一百二回  | 王庆打死张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  | 448 |
| 第一百三回  | 快活林王庆使棒 段三娘招赘王庆   | 451 |
| 第一百四回  | 宋公明兵渡吕梁山 公孙胜法取石祁城 | 455 |
| 第一百五回  | 李逵受困骆谷口 宋江智取洮阳城   | 458 |
| 第一百六回  | 宋公明夜游玩景 吴学究帷幄谈兵   | 460 |
| 第一百七回  | 燕青潜入越江城 李雄败死白牛镇   | 463 |
| 第一百八回  | 孙安病死九湾河 李俊乘雪渡越江   | 466 |
| 第一百九回  | 公孙胜马耳山请神 宋公明东鹞岭灭怪 | 469 |
| 第一百十回  | 宋江攻打秦州城 王庆战败走胡朔   | 471 |
| 第一百十一回 | 公孙胜归养亲闾 宋公明敕征方腊   | 474 |
| 第一百十二回 |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  | 478 |
| 第一百十三回 |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| 481 |
| 第一百十四回 |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  | 486 |
| 第一百十五回 | 宋江智取宁海军 张顺魂捉方天定   | 489 |
| 第一百十六回 |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| 493 |
| 第一百十七回 |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| 495 |
| 第一百十八回 |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| 498 |
| 第一百十九回 | 鲁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锦衣还乡   | 501 |
| 第一百二十回 |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| 504 |



# 第一回

##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纷纷五代<sup>①</sup>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！
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
寻常巷陌陈罗绮<sup>②</sup>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〔①指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先后建立的五個朝代。 ②指丝织物。绮，qǐ。〕

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，姓邵，讳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所作，为叹五代残唐，天下干戈不息。那时朝属梁，暮属晋，正谓是：

朱李石刘郭，梁唐晋汉周；都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！

后来感得天道循环，向甲马营中生出太祖武德皇帝来。这朝圣人出世，红光满天，异香经宿（整夜）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宽洪，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：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！

那天子扫清寰宇（天下。寰，huán），荡静中原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（今河南开封。汴，biàn）。九朝八帝班头，四百年开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尧夫先生赞道：“一旦云开复见天！”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。

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（tuán）处士，是个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风云气色。一日，骑驴下山，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，听得路上客人传说：“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（官职名）登基。”那陈抟先生听得，心中欢喜，以手加额，在驴背上大笑，颠（diān，跌）下驴来。人问其故，那先生道：“天下从此定矣！正乃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”

自庚申（gēng shēn，庚，天干的第七位；申，地支的第九位。）年间受禅（shàn，禅让），开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传位与御（yù，此处专指皇帝）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传位与真宗皇帝，真宗又传位与仁宗。

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，降生之时，昼夜啼哭不止。朝廷出给黄榜，召人医治，感动天庭，差遣太白金星下界，化作一老叟（sǒu，年老的男人）前来揭了黄榜，自言能止太子啼哭。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。天子圣旨，教进内苑看视太子。那老叟直至宫中，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，太子便不啼哭。那老叟不言姓名，只见化阵清风而去。耳边道八个甚字？道是：“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。”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！

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。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。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，在位四十二年，改了九个年号。自天圣元年癸亥（guǐ hài，癸，天干中第十位；亥，地支的第十二位）登基，至天圣九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，这九年谓之一登；自明道元年，至皇祐（yòu）三年，这九年亦是丰富，谓之二登；自皇祐四年，至嘉祐二年，这九年田禾大熟，谓之三登。一连三九二十七年，号为“三登之世”。

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，谁道乐极悲生：嘉祐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。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。

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。开封府主包待制（官名）亲将惠民和济局方，自出俸资（所得的薪金。俸，fèng）合药，救治万民。那里医治得，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（为群臣等待宫门开启之所）中聚

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。

是日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，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(chén)殿，受百官朝贺已毕，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，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(qí ráng, 祈祷消除灾殃)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救(chī, 诏命)翰林院(官署名)随即草诏(拟写诏书)：一面降赦(shè, 减轻或免除刑罚)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。

不料其年瘟疫转盛。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复会百官计议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，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曰：“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(比喻极困苦的境遇)，日夕不能聊(依赖)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宣嗣(sì, 继承)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禁院，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(jiào, 祭礼)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。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(皇帝派遣)内外提点(官名)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(皇帝用红笔书写的诏书)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(古时驿站的坐骑)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员出郭迎接。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

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(chuāng fān, 此处指佛、道教所用的长形旗帜)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

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：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；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(ān, 草屋。也指僧尼奉佛的小庙)，修真养性；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真人？”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。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

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(道教观主及其住室。此指后者)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；就进斋供，水(水中养的可食生物)陆(陆地产的食物)俱备。

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这代祖师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。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？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赏(ji, 持有, 携带)捧御书丹诏，亲奉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，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，礼拜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在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——既然恁地(nèn dì, 这么, 那么)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，请太尉起来沐浴。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；脚下穿上麻鞋草履(ǚ, 鞋)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

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。独自一个，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(chóu chú, 徘徊不前的样子)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，在京师时，重裯(厚褥子。裯, yīn)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(还, 仍然)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(duō)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

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，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（老虎）来。

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“阿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

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（hǔ，惊吓人或蒙混人）得三十六个牙齿，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；浑身却如中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，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！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，簌簌（sù sù，象声词）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的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（piē）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

但见那条大蛇，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。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

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（难得，侥幸）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栗子比饅餠（gǒu duò，一种面食，似今之馄饨）儿大小，口里骂那道士：“亵耐（可恨。亵，pǐ）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、巾幘（zé，头巾）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，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只见那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笑吟吟地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。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，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：‘今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（jīng，举，向上托住）丹诏御香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？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，转过山坡去了。

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吩咐他，一定是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的苦，争些儿（差点儿）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廷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里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；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尽是你这道众，戏弄下官！”真人复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？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

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旁边，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识得俺么？’他道：‘已都知了。’说天师吩咐，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，可惜错过！这个牧童正是天师！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琐（wěi suǒ，容貌、举动庸俗不大方）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非同小可，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（世俗之外）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。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

真人道：“太尉，且请放心。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，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



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；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，留在上清宫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。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晓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，太尉大喜。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，行到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，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；右廊下，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。诸宫看遍，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。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两扇朱橘（gē，房屋中有窗格子的门或隔扇）子，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。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：“伏魔之殿”。

太尉指着门道：“此殿是什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注，谁知里面的事？小道自来住持本宫，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

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道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什么模样。”真人禀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。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（通“诫”）：‘今后诸人不许擅开。’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（shān huò，鼓动诱惑（别人去做坏事））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（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全部藏书）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处隔幽冥（指阴间。冥，míng）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快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？”

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，违别圣旨，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（dù dié，僧道证明身份的文书），刺配（充军）远恶军州受苦！”

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把门推开，众人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洞洞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一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碣（石碑。碣，jié）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（盘腿端坐。趺，fā）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石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（zhuàn，汉字形体的一种），天书符篆（lǚ），人皆不识。照那背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

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，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挡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？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碣底下。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（jué，挖）开。”真人慌忙禀道：“太尉，不可掘动，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（妥当）！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省得什么！碣上分明凿着遇我而开，你如何阻挡？快与我唤人来开！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。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碣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方可丈围。

洪太尉叫“再掘起来！”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！”太尉那里肯听。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，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刺（ā）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。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撒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掀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，罔（wǎng，不）知所措，面色如土。奔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（dié）。

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却是什么妖魔？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，当初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囑付道：‘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（gāng）星，七十二座地煞（shà）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碣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

生是好!”去游着。说人个婚嫁不。些替得交博眼望里直望。直愁不心。人面那朝因带基刺将高直度。汗  
当时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。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  
罢，自回宫内修理殿宇，竖立石碣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吩咐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  
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：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  
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

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；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  
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，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，**晏驾**(yàn jiǎ, 君主时代称帝王死)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( pú )安懿( yì )王允让之  
子，太宗皇帝嫡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。神宗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  
宗。

那时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。——且住！若真个太平无事，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？看官不要  
心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

###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，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(无  
赖)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(古足球)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  
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“毛”傍，添作“立人”，改作姓高，名俅。这人吹  
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  
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  
纸文状。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(发配)出界发放。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

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，名唤柳世雄。他平生专好情  
客，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隔(不清白)汉子。

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宽恩大赦天下。那  
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( yòu, 宽恕 )罪犯，思量要回东京。这柳世雄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  
的董将仕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迤迤( yǐ yǐ, 曲折，不顺利 )回到东京，径来金梁桥下董生  
药家下了这封书。董将仕一见高俅，看了柳世雄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得着他？  
若是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；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  
人，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，若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  
留他，又撇( piē )不过柳大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

住了十数日，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  
( yíng )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久后也得个出身。足下意内如  
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仕。

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，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。门吏转报，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，看了来

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得着他？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附马王晋卿(qīng)府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他便喜欢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干人(官府中办事的人)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(皇帝女婿的专称)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拜见了便喜，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，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自古道：“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”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吩咐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

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(同“现”)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、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。即如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，踢毬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当日，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俱备。请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，食供两套，那端王起身净手，偶来书院里少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(niǎn)成的镇纸狮子，极是做得好，小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，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。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，想那笔架必是更妙。”王都尉道：“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。”端王又谢了。两个依旧入席，饮宴至暮，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却使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钧(jūn)旨，将着两般玉玩器，怀中揣了书呈，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。

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道：“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，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，你自过去。”高俅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

院公引到庭前。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(tiāo)，把绣龙袍前襟拽(zhuài)扎了，揣在绦儿边，足穿一双嵌(qiàn)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(cù,踢)气毬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

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：那个气毬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，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使令，赍送两般玉玩器进献大王。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！”

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气毬？你唤做什么？”高俅叉手跪复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！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端王道：“这是‘齐云社(踢球的组织名)’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妨。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。”三回五次告辞，端王定要他踢，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采。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，奉承端王。那身分、模样，这气毬一似鰐胶(biào jiāo,用鱼鰐或猪皮等熬制的胶，黏性大)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，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，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了马，入宫来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称谢两般玉玩器。



入席，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，孤欲索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

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。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（zhèn，专用做皇帝自称）欲要抬举你，但有边功方可升迁。先教枢密院（宋时中央管理军队的行政机构。枢，shū）与你入名。”始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

高俅得做太尉，拣选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禁军、马步人等，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——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（quán，病愈），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（táng sè，敷衍应付）下官？此人即是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！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

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。牌头（军士）与教头王进说道：“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，点你不着，军正司禀说染病在家，见有患病状在官，高殿帅焦躁，那里肯信，定要拿你，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，若还不去，定连累小人了。”

王进听罢，只得捱（ái，忍受）着病来。进得殿帅府前，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（作揖，打招呼。nǒ，ǎ），起来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这厮！你爷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省得什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（qū，看；瞧）我，不伏俺点视！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？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其实患病未痊。”高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！你既害病，如何来得？”王进又告道：“太尉呼唤，不敢不来！”高殿帅大怒，喝令：“左右！拿下！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：“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，权免此人这一次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，明日却和你理会！”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。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性命今番难保了！俺道是什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（球社专陪顾客踢球的人）高二！比先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将息不起，有此之仇。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，我不想正属他管！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俺如何与他争得？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。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’只恐没处走！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有延安府老种（姓氏）经略（安抚经略司）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当下母子两个商议定了。其母又道：“我儿，和你要私走，只恐门前两个牌军，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，若他得知，须走不脱。”王进道：“不妨。母亲放心，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。”

当下日晚未昏，王进先叫张牌入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先吃了些晚饭，我使你一处去干事。”张牌道：“教头使小人那里去？”王进道：“我因前日病患，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，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。你可今晚先去，吩咐庙祝（庙里管祭祀的僧人），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，等我来烧炷头香，就要三牲（祭祀用的猪、牛、羊等）献刘李王。你就庙里歇了等我。”张牌答应，先吃了晚饭，叫了安置，望庙中去了。

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，做一担儿打挟了；又装两个料袋袱驮（用马驮的布包），拴在马上的。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王进叫起李牌，吩咐道：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，在那里等候，我买些纸烛，随后便来。”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。

王进自去备了马，牵出后槽，将料袋袱驼搭上，把索子拴缚牢了，牵在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，家中粗重都弃了。锁上前后门，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。趁五更天色未明，乘势出了西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，在庙等到巳牌（上午11:00左右），也不见来。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寻时，只见锁了门，两头无路，寻了半日，并无有人。看看待晚，岳庙里张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来，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。看看黑了，两个见他当夜不归，又不见了老娘。次日，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，亦无寻处。两个恐怕连累，只得去殿帅府首告：“王教头弃家在逃，子母不知去向。”高太尉见告，大怒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待走那里去！”随即押下文书，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。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责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，自离了东京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在路一月有余，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惭愧了我子母两个，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（灾难）！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！”子母两个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，“走了这一晚，不遇着一处村坊，那里去投宿是好？……”

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王进看了，道：“好了！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儿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子母二人，贪行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欲投贵庄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依例拜纳房金。万望周全方便！”庄客答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且等一等，待我去问庄主太公。肯时，但歇不妨。”王进又道：“大哥方便。”庄客人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。”

王进请娘下了马。王进挑着担儿，就牵了马，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，歇下担儿，把马栓在柳树上。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足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，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休拜，你们是行路的人，辛苦风霜，且坐一坐。”

王进子母二人叙礼罢，都坐定。太公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如何昏晚到此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，为因消折了本钱，无可营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（juàn）。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，错过了宿店，欲投贵庄假（同“借”）宿一宵，来日早行，房金依例拜纳。”太公道：“不妨。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。你子母二位敢未打火（生火做饭）？”叫庄客，“安排饭来。”

没多时，就厅上放开条桌子，庄客托出一桶盘，四样菜蔬，一盘牛肉，铺放桌上，先烫酒来筛下。太公道：“村落中无甚相待，休得见怪。”王进起身谢道：“小人子母无故相扰，此恩难报。”太公道：“休这般说，且请吃酒。”一面劝了五七杯酒，搬出饭来，二人吃了，收拾碗碟。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里安歇。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母亲骑的头口，相烦寄养，草料望乞应付，一并拜酬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家也有头口骡马，教庄客牵去后槽，一发喂养。”王进谢了，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。庄客点上灯火，一面提汤（热水）来洗了脚。太公自回里面去了。

王进子母二人谢了庄客，掩上房门，收拾歇息。次日，睡到天晓，不见起来。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，听得王进子母在房里声唤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，天晓好起了？”王进听得，慌忙出房来见太公，施礼说道：“小人起多时了。夜来多多搅扰，甚是不当。”太公问道：“谁人如此声唤？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疼病发。”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。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

几日，我有个医心痛的方，叫庄客去县里撮药（抓药。撮，cuō）来与你老母亲吃。教他放心，慢慢地将息（调养）。”王进谢了。

话休絮（xù）繁。自此，王进子母二人，在太公庄上服药。住了五七日，觉得母亲病患痊了，王进收拾要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，脱膊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（pò zhàn，比喻说话做事时有漏洞）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得太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！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，你敢和我掇（chā）一掇么？”

说犹未了，太公到来，喝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！”太公道：“客人莫不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颇（pō）晓得些。敢问长上，这后生是宅上何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若爱学时，小人点拨他端正，如何？”太公道：“恁地时十分好。”便教那后生：“来拜师父。”那后生那里肯拜？心中越怒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厮胡说！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！”王进道：“小官人若是不当村（不服气）时，较量一棒耍子。”

那后生就空地当中，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！你来！怕的不算好汉！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，既是肯教小顽时，使一棒，何妨？”王进笑道：“恐冲撞了令郎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若是打折了手脚，亦是他自作自受。”王进道：“恕无礼。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，使个旗鼓（比武的架式）。

那后生看了一看，拿条棒滚将入来，径奔王进。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抡着棒又赶入来。王进回身，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。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掇（chè），却望后生怀里直掇（shuō，刺）将来。只一缴（拨动）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望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了棒，向前扶住，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将起来，便去傍边掇（duō，搬取）条凳子纳王进坐，便拜道：“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，原来不直半分！师父，没奈何，只得请教！”王进道：“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，无恩可报，当以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教那后生穿了衣裳，一同来后堂坐下。叫庄客杀一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。

四个人坐定，一面把盏，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。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王进笑道：“‘奸不厮欺，俏不厮瞒’（实不相瞒）。’小人不姓张，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，这枪棒终日搏弄。因为新任一个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奈何王进。小人不合属他所管，和他争不得，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，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不想来到这里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；又蒙救了老母病患，连日管顾，甚是不当。既然令郎肯学时，小人一力奉教。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，小人重新点拨他。”

太公见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儿，可知输了？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太公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，这村便唤做史家村，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。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。母亲说他不得，呕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投师父教他。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，肩臂胸膛，总有九条龙。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。教头今日既到这里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大喜道：“太公放心，既然如此说时，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。”自当日为始，吃了酒食，留住王教头子母二人在庄上。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，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（乡基层官职），不在话下。

不觉荏苒（rěn rǎn，时间渐渐过去）光阴，早过半年之上。史进十八般武艺——矛、锤、弓、弩（nǔ）、钺（yuè）、鞭、铜、剑、链、挝（zhuā）、斧、钺（yuè）并戈、戟（jǐ）、牌、棒与枪、扒，一一学得十分精熟。多得王进尽



心指教,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,自思在此虽好,只是不了。一日,想起来,相辞要上延安府去。史进那里肯放,说道:“师父只在此间过了。小弟奉养你子母二人以终天年,多少是好。”王进道:“贤弟,多蒙你好心,在此十分之好。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,负累了你,不当稳便,以此两难。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。那里是镇守边庭,用人之际,足可安身立命。”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,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,托出一盘,两个缎子、一百两花银谢师。

次日,王进收拾了担儿,备了马,子母二人相辞史太公。王进请娘乘了马,望延安府路途进发。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,亲送十里之程,中心难舍。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,洒泪分手,和庄客自回。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,跟着马,子母二人,自取关西路上去了。

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,只说史进回到庄上,每日只是打熬(锻炼)气力,亦且壮年,又没老小,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,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。不到半载之间,史进父亲史太公染患病症,数日不起。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,不能痊愈。呜呼哀哉,太公没(死了。没,mò,通“歿”)了。

史进一面备棺槨(guān guǒ,棺材)盛殓(liǎn,把死人装进棺材),请僧修设好事,追斋理七(祭祀死者的丧俗),荐拔太公。又请道士建立斋醮,超度生天,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,选了吉日良时,出丧安葬。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,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。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,史进又不肯务农,只要寻人使家生(家伙),较量枪棒。

自史太公死后,又早过了三四月。时当六月中旬,炎天正热,那一日,史进无可消遣,提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。对面松林透过风来,史进喝采道:“好凉风!”

正乘凉哩,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:“作怪(捣鬼)!谁在那里张俺庄上?”史进跳起身来,转过树背后,打一看时,认得是猎户獠(biāo,打;击)兔李吉。史进喝道:“李吉,张我庄内做什么?莫不是来相脚头(察看路径)?”李吉向前声喏道:“大郎,小人要寻庄上矮邱乙郎吃碗酒,因见大郎在此乘凉,不敢过来冲撞。”史进道:“我且问你,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,我又不曾亏了你,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?敢是欺负我没钱?”李吉答道:“小人怎敢,一向没有野味,以此不敢来。”史进道:“胡说!偌大一个少华山,恁地广阔,不信没有个獐儿、兔儿?”李吉道:“大郎原来不知。如今山上添了一伙强人,扎下一个山寨,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(强盗的部下),有百十匹好马。为头那个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,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,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。这三个为头,打家劫舍。华阴县里禁他不得,出三千贯赏钱,召人拿他。谁敢上去拿他?因此上,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,那讨来卖!”史进道:“我也听得说有强人,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,必然要恼人。李吉,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。”李吉唱个喏自去了。

史进归到厅前,寻思“这厮们大弄,必要来薅恼(hāo nǎo,搅扰)村坊。既然如此……”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,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,先烧了一陌“顺溜纸”,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(按年岁长幼)坐下,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。史进对众人说道:“我听得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,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。这厮们既然大弄,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罗唣(骚扰)。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,倘若那厮们来时,各家准备,我庄上打起梆子,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;你各家有事,亦是如此。递相救护,共保村坊。如若强人自来,都是我来理会。”众人道:“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,梆子响时,谁敢不来。”当晚众人谢酒,各自分散回家,准备器械。自此,史进修整门户墙垣(yuán),安排庄院,设立几处梆子,拴束衣甲,整顿刀马,提防贼寇,不在话下。

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。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,那人原是定远人氏,能使两口双刀,虽无十分本事,却精通阵法,广有谋略;第二个好汉,姓陈,名达,原是郾(yǎn)城人氏,使一条出白点钢枪;第三个好汉姓杨,名春,蒲州解良县人氏,使一口大杆刀。